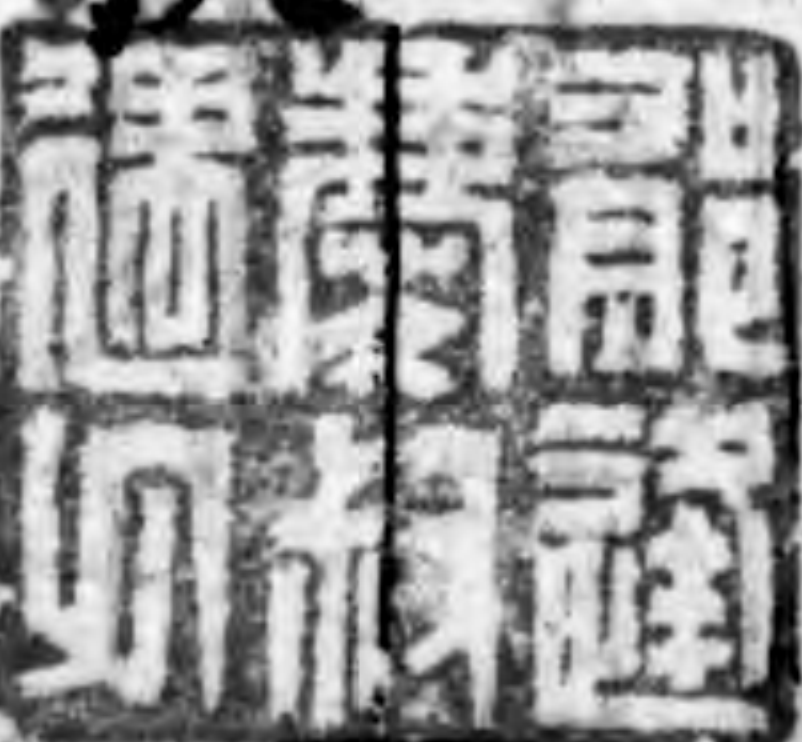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神異事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汝陰人

崔敏毅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駿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為人白晢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為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粗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

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蓆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著青鞋襦珠翠璫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馐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壘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秋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夫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

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旣爲詩人感悅之譏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徹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徧召家人大甲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其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燾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守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

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送贍給仍為起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祈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

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即敕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為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夜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敕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目

張安

玄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子

手舞足蹈終不愧耻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玄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啟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玄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又那無死後之靈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也既異於衆其死也亦異於衆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

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倣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使後人倣倣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

出瀟湘錄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薄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部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

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幕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扶幕見已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顧謂嶽神可即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

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于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為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叙畢問其故此是嶽神所為誠可留也為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店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

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為已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與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眾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已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為嘉福迴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

出廣異記

食羊人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門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之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出紀

王駿

王駿氣克雄壯有龍虎之狀募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人吏畏而義之駿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

咸見駿領兵登前軍討賊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為駿墳增封域降使享祭優其子孫玄宗從之

出談賓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皇甫恂

衛庭訓

韋秀莊

華嶽神女

王儻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遂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

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克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闍高古瓦反。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闍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跌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

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白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烟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啟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剥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為善，自不至是。又曰

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案來敕于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

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赴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縣縣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歛歛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其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畧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自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縣州刺史而卒

出通
幽記

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恒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酌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徧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召之庭訓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卽愈如故兒女忻怵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

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克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

章秀莊

出集異記

開元中滑州刺史章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谷欠

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荅曰
卽城隍之主又問何來荅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
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于使君爾
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
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
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
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透迤如雲峰之
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

出廣
異記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
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店四五所人初惶遽

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
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其羣婢大
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
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
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
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爲
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
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爲榮貴如是七歲
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爲之娶婦某甚愕怪有此語主云我
本非人不合久爲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
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
之見其恒入廢宅恐爲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

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其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
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
君素貧士我相擡舉君為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
符相間以我不能為殺君主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
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
父訣其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即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
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出廣異記

王儻

王儻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關西息楓樹下為傳
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儻曰為所宣傳真通事舍人矣因
以後騎載儻儻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
置儻別院誠云慎無私視便爾入內儻獨坐聞棒杵楚痛之聲

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為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儻悲愁佇立
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儻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
既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即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
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儻不得
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儻本身自魂
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儻命開棺其妻已活謂
儻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王郎歸矣
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韓光祚

宣州司戶

崔圓

鄭仁鈞

季廣琛

劉可大

奴蒼壁

南纘

王常

韓光祚

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門而愛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二郎好汝妾既請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召金工為妾鑄金為觀世音菩薩像然不知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

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猪將烹之工愍焉盡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卽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顛仆車騎却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蓋信內教

出紀聞

宣州司戶

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衛甲仗嚴肅司戶旣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戶自陳無罪枉見錄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戶曰鄙人賤陋實未識府君曰吾卽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爲是神管郡耳司戶旣蘇言之

出紀聞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近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卽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

疑有脫誤

○鄭仁鈞

出集異記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父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眉睫覆目眊眊然又自髮際當鼻準中分至於頷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爲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經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使回入洛陽鄭生在後至上東門道素知仁鈞莊居在路傍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遽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懾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云合死仁鈞固詰之鄭生曰某纔過此不幸飢渴知吾宗在此遂爲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憚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目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

不屬意於此乎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爲戲仁鈞卽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趨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顧長睫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爲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願貫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爲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聞之召於屏內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述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當有兵至兩京皆亂離且挈我入城投楊氏姊旬三二百千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異之密白其夫以啟其

父國忠怒曰姻親須錢何不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篋所有庶可得辦何以彊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後之袍其姊以紫綾加絮爲短褐與之而別明年祿山叛駕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籍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已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視之則其兒尚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顧見一老嫗繼踵而來曰楊新婦緩行我欲汝偕隱姊問爲誰曰昔日門下賣履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目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

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

出戎幕
關談

李廣琛

河西有女郎神李廣琛少時曾遊河西憇於旅舍晝寢夢見雲車從者數十人從空而下稱是女郎姊妹二人來詣廣琛初甚忻悅及覺開目竊見髣髴尤在琛疑是妖於腰下取劔刃之神乃罵曰久好相就能忍惡心遂去廣琛說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將謝前日之過神終不悅也於是琛乃題詩於其壁上墨不成字後夕又夢女郎神來尤怒曰終身遣君不得封邑也

出廣
異記

劉可大

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出東都途遇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華侈持彈弓而行賓從甚偉初與可大相狎數日同行至

華陰云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至莊所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入室良久可大竊於中門窺覷見一貴人在內廳理事庭中囚徒甚衆多受拷掠其聲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懼欲去初少年將入謂可大慎無私視恐有相累及出曰適已咨白何爾負約然以此不能復諱家君是華山人相與故人終令有益可無懼也須臾下食顧從者別取人間食與劉秀才食至相對各保兼致酒叙歡無所不至可大求檢已簿當何進達今年身事復何如同視黃衫吏爲檢有頃吏云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可大苦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相爲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爲改吏去屢回怏怏惜其減祿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後竟以此失職明年辭去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

而終出黃異記

○奴蒼壁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壁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回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割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偽爲

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懼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奏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下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承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出瀟湘錄

南纘

唐廣漢守南纘常為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其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君豈不誤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為陽道錄事我為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卽避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迴崔妻問犯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應

同州亡人皆在此廳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流半
日請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
拜送督郵哉青袍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
生至同州問妻云病七八日冥然無所知神識生人纔得一日
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
夢亦不審記憶也

出左
怪錄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饑寒至於
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於山
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禍亂
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饑寒而
衣食自亦不克天地神祇福善顧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

而下謂常曰爾何爲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
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
饑寒爾能授此術乎常曰我聞此乃是神仙之術空有名未之
覩也徒聞秦始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爲千載譏誚耳神人
曰昔秦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
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
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
於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
流蕩而不凝定微偶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
水銀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卽化不在山卽不化但偶純陽之
氣合卽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
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

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饑寒爲念
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奪爾筭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
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
是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
黃金賑濟之絕出滿湘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
神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開業寺

女媧神

王籍

暢瓘

喬龜年

張光晟

淮南軍卒

元載張謂

潁陽里正

開業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
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闍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
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門扃鏑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
行至佛殿顧望久而沒闍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卽具以
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於京兆京兆以聞肅
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出異室記

女媧神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
帝何在眾以為狂上令潛視舉止婦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
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歸京闕號州刺史王奇
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
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
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眾疑向婦人是其神
也出酉陽雜俎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會稽其奴病死數日復
活云地下見吏吏曰汝誰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見召汝郎作
五道將軍因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見旌旗隊仗奴問為何所

答曰迎王將軍爾既還數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見車騎繽紛隊
仗無數問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廣異記

暢璫

暢璫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為河北相衛間一宰居常慷慨在
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竊言於暢曰何必
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
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為良久謂之曰某自揣
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為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
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即且守之若其終無即當解
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為一言也伍伯
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即負深恩
不隱即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主者所掌亦冥中

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以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卽詰之曰當今主者爲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卽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季集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旣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令長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幸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歡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饗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旣而俛首拘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

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扃鎖天明持簞相迓於此暢拂且秉簡啟戶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遙賀暢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專初改一官卽聞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出戎幕開談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卽供其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

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
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
而旨甘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
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
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
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
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
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
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
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
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旨甘之用那得悵也若爾則昔日之意
不爲親乃爲己也龜年驚愕慚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

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
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
而卒

出漢
湘錄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為潼關卒
屢被主將鞭笞日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嶽祠遂脫
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
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祀訖曰極飲大醉晝寢于
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迫感甚急即入一府署嚴邃異常
導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
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後頻
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已至開

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淫卒迴戈耳無所統正應
 大掠而過如今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在淫原素得人心今者
 在城儻收淫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遑未暇此謀諸公能相
 逐徑往至泚宅台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即奔馬詣泚曰人
 主出京公為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
 淫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
 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慶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統兵出
 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為徵矣出集異記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誠之
 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
 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

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
 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
 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衛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
 聳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為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
 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
 今為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其父母妻子
 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徑
 為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宿廟後空舍
 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
 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
 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
 有訢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

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耳趙卽以錢貯懷中輒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敬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迫爲親今我妻在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卽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遺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

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劔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道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之且久明日晨起話於賓僚卽命釋趙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出宣室志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曠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劔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

貴人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三人因偕賀吾向者以殍死為憂今日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伏宗謂終禮部侍

郎出宣室志

穎陽里正

穎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村至少婦祠醉因繫馬臥祠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其聲甚厲俄聞中間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外云舉家往嶽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臥者亦得門外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苦爭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駝其人抱其上馳背以一瓶授之誠云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甕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旱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爾傾甕行雨既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已屍在

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馬還家以傾甕之故其宅為水所漂人家

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法智

李佐時

韋臯

竇參

李伯禽

蕭復弟

李納

崔汾

辛秘

王法智

桐廬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曆中忽聞神作大人語聲法智之父問此言非聖賢乎曰然我姓滕名傳胤本京兆萬年人宅在崇賢坊本與法智有因緣與酌對深得物理前後州縣甚重之桐廬縣令鄭鋒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膝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辯對言語深有士風鋒聽之不倦每見詞人談經誦詩歡言終日常有客僧詣法智乞丐者神與交言贈詩云

卓立不求名出家長懷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氣衝蓋誰能久
 坐寶蓮花又曾為詩贈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餘自歎無
 大故君子莫相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與左衛兵曹徐
 晃龍泉令崔向丹陽縣丞李從訓邑人韓謂蘇修集於鋒宅會
 法智至今召勝傳胤久之方至與晃等酌獻數百言因謂諸賢
 請人各誦一章誦畢眾求其詩率然便誦二首云浦口潮來初
 淼漫蓮舟搖颺採花難春心不恆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云
 眾人莫斯笑又誦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
 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自云此作亦頗蹉躐又囑法智
 弟與鋒獻酌數百言乃去

出廣一異記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太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會稽

至龍丘會宗人述為令佐時止令廳數日夕復與客李舉明燈
 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下佐時問何人
 荅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克驅使佐時曰
 已在哀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荅云是武義縣令竇
 堪舉君佐時云堪不相知何故見舉荅云恩命已行難以辭絕
 須臾堪至禮謁蘊籍如平人坐謂佐時曰王求一子聳兼令取
 甲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
 芬香芳馥車騎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
 堪謂佐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
 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祇承判官翌日述
 并弟造同詣佐時佐時且說始末云酌以不活為求一頓食述
 為致盛饌佐時食雉臠忽云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什于食

案便卒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

出廣異

○韋臯

韋臯初薄游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從游且攄其忿延賞愈惡之謂臯曰幕僚無非時奇延賞尚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輕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何厭賤如此不知歡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居炊菽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疆安爲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在焉見臯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于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柰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尊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鞠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僞詔除臯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臯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許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臯鳳翔節度臯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及駕還宮乃授兵部尚書而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

出續玄怪錄

○竇參

竇參常為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即欲除
毀有日矣夢神謂已曰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
為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
入祠祭酌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頗與人交焉其神
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圍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聞二
人笑語聲竇為柳州別駕官舍有空院竇因閉之俄聞有呼聲
三四尋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
也君理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竇依言處置
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出戎幕開談

李伯禽

伯禽曰

貞元五年李伯子伯禽克嘉興監徐浦下場羅鹽官場界有蔡

之說也
大白也

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顧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美麗者因戲言
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瀝酒祝語之後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
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服迎於門乃折旋而入人吏驚
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殺久之祇叙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
又來傍人竝不知見伯禽迎於門庭言叙云幸蒙見錄得事高
門再拜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
論親治家事別親黨數日而卒出通出通

○蕭復弟

蕭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衡湘維
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攜琴蕭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風耶曰
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絕遂盡傳其法飲酒數盃問其所居笑
而不荅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風有女子雙鬟挈一小竹

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報也蕭問何來此曰採果耳去頃却
迴曰娘子召君蕭久在船頗思閒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
至蕭登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
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其亦素愛久不習理忘其半
願得傳受生遂爲奏美人亦命取琴蕭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
掩泣問生授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
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與某某卽舜二妃舜九天爲司徒已千
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
然亦不欲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
都不見矣出逸史

○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

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維
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
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却蓋向山齊拜比
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
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
於殿西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
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
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
校滅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脚啞其膚引者曰
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尤在殿階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
人從東來形狀短濶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
言祐似欠嚏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栢悄然巖靜乃

薦莫而迴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莫畢擲樗蒲投
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祐
所噬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
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
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
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奚言也

出集異記

○崔汾

澧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
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款款崔生意其虵鼠也忽見一
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庭中可四十
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色絕世有
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

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
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歘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
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
出俄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拽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
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
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
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纒也遂釣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不得
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固訝仙官無狀而至
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
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亡兄以帛抹唇如損
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
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尤負

此苦出西陽雜俎

○辛秘

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旁有乞兒箕坐痴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對即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彊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俱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門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驚異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利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為渭南尉始婚裴氏泊裴生日會親賓客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幅紙大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日妻尚未生出西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五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南校

袁生

冉遂

魏耽

盧佩

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來謁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間今則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迥出於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祈君平生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

託於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
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鑿且日爲樵牧者欺侮里
中人視我如一坏土耳今我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言不則去無
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又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
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奠祀則真幸之甚者願無忘袁生諾
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
有贖於我君當屏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曰謹奉
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今訊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
南數里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車吏獨入廟中見其
簷宇摧毀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
也色甚喜既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
於是偕行廟中見階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

問曰此何爲者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宿殃故吾
繫之一歲矣每旦夕則鞭撻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
僧旣存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生魄繫之則其人自沈疾亦安
能知吾之爲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圖之袁生曰
不敢忘旣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
繫道成師之魄當沈疾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之吾今假以他
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疑乎於是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成
師者臥疾一歲矣道成曰其病且死旦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
師疾如是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之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
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緡貨爲事哉袁生卽給曰吾善視
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魂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
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因告其神何爲繫生

人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脩建廟宇慎無違也神喜而諾我
曰從此去旬餘當捨其罪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
無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語曰敬受教後
旬餘果愈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迨今年
五十七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所爲也疾愈
可脩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
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錘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
者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
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
神廟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
延矣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潦淫則祭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
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益用爲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

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不可不去之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
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餘更有罪袁生朴
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遇一白衣立
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脩我祠宇柰何致道成毀
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
我報讐耳袁生卽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神曰道成師
福盛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我得已報言已不見生惡
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出宣
室志

冉遂

冉遂者齊人也父邑宰遂婚長山趙玉女遂旣喪父又幼性不
惠略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
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人皆

攜劔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爲夫可乎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爲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遽下馬入林內旣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爲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兒髮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妖或是異人何殺之耶必殺反爲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藏之密室及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下兒走出躍上鳥背飛去其母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來擐金甲佩劔彎弓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察使者子幸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日後時一來拜覲待我微荅母恩卽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爲何神也兒曰母慎勿言我已補東方擒惡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祇擅爲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兒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母但以一杯酒灑空中卽兵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空中酒下如雨兵士盡仰面而飲之兒乃遽止曰少飲臨別謂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遙告我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年趙氏父亡趙氏往葬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餘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爲祠宇爾家翁見來投我爾當速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引兵士千餘至令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爲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衆謂母曰此非神也是強鬼耳生爲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適聞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問之曰爾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但何以無故追趙玉耶今在何處

其人泣告曰望將軍哀念生為一將不能自立功而死於陣前死後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日有犯斧鉞若或將軍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節又問曰趙玉何在神曰寄在鄭大夫塚內兒乃立命於塚內取趙玉至趙玉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於部內為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迹於人間不復來矣母善自愛又如風雨而去邇後絕然不至矣出奇事記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為女婿耽不敢阻請自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

具酒食而俟之有圉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圉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圉人固請耽因告之圉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圉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圉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恕爾罰汝在人間柰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圉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圉人於大沙鑪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鑪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唯言死罪更無他詞圉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圉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脩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他慮言訖而去

盧佩

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於門心搖目斷日既漸晚佩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既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大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瘳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

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全家歡躍競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爲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答全德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爲天師奴今反得爲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梳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積年諸苦釋然頓平即具六禮納爲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即終固辭拒唯乘舊馬後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踪跡初且欲順適其意不能究尋後既多時頗以爲異一旦伺其將出佩即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菽瀝酒祭地即見婦人下馬就接

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卽變爲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其處曰此可以爲穴事畢卽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異爲之柰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爲君婦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爲夫婦今旣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長須在京城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長爲妻九郎一家皆爲地仙矣盧佩第九也

出河東記

卷第三百六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沈聿

党國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陳翁

樂坤

永清縣廟

崔澤

韓愈

李逢吉

樊宗訓

裴度

張仲殷

凌華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聿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脩亭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垣古塹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衣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

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洎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翳正衙之東街南北二巨門對啟吏導入北門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幕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卽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尚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篋字楊柳能底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庭前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

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錢帛許之忽若夢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卽令致奠二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冤訴不已須得卽爲證聿卽詢其事犯二吏曰卽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卽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卽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蹙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鑰稱卽指教屈辭甚切卽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卽今夕潛遯慎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出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

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故莊夫至云前夜火發北原之牛坊已
為煨燼矣聿終免焉出集異記

党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愕鎮河東時
有里民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駘
神召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臺駘神廟廟門外有吏
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
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餘人傳導甚嚴既再拜臺駘神召國清
升階曰吾廟宇墮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濕
且爾為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
塗登廟舍盡補其漏既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西北
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

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辟者數十有一人其冠冕紫衣金佩
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衆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
食於季氏之門今夕故先謁吾君于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
門忽覺目皆微慘以手搔之愕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
上有屋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
聞道西村堡中有蕭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醮
神也國清訊之曰此季氏之居也季存古嘗為衙將往年范司
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于鴈門郡鴈門有磨笄山
神存古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
所祐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出河東記

太原小吏

王鐔鎮太原嘗一日亭午之際有一小吏見一神人長文餘介

金伏劔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
惧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忍
不見後月餘而鏐薨時元和中也

出宣
室志

村人陳翁

雲翔之間嘗大旱時暑亦甚里人病暑者以千人有昨陳翁者
因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操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劔
御良馬朱纓金佩光采華煥鞭馬疾馳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語
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
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為乎且有厲鬼在
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
于里人自是雲翔之間病熱皆愈

出宣
室志

樂坤

樂坤舊名冲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罷舉東歸至華陰夜禱
嶽廟以卜進退之計中夜忽夢一青綬人檢簿書來報云來年
有樂坤名已到宣簿不見樂坤也冲遂改為坤來年如其說春
闈後經嶽祈謝又祝官位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
終於郢州

出雲溪
友議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
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視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
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
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
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
問得伸積年之債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

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鷲獸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縣遠俗傳多誤以余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今弟吉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寘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

出集異記

崔澤

王鏐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常避暑於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我冠廣袖白堂之前軒而降立于

階屺厲聲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見澤懼而且惡命家僮逼之已亡見矣是夕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許後月餘卒于郡

出宣室志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不敢踞見王神人曰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爲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出宣室志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朝從事於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笈者由寺而至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真善常爲郢語之

出宣室志

樊宗訓

硤石縣西有聖女神祠縣令韋謀與前縣令樊宗訓遊焉宗訓性疎懷不以神鬼爲意以鞭割其牆壁抉剔其衣袂言笑慢褻歸數日邑中有狂生忽突入縣門大呼曰縣令當持法奈何放縱惡人遣凌轢恣橫謀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餘謀小女病召巫者視之曰聖女神語長官土地神靈盡望長官庇護豈有教人侵奪前者遣阿師白於長官又不見喻韋君曰惡人是誰卽與捕捉曰前縣令樊宗訓又已發無可奈何以後幸長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卽應愈韋君謝之令人焚香洒掃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數日卽愈

出宣室志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爲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心恒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爲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

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文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

出逸史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遶林一矢中之洞胃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克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三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脩謁之狀出曰姨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爲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過老變易又如猿獍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母動匕箸倏忽而畢久視之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臥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牆頭上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

也乃按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疆弱皆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却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母類於猿焉出原化記

凌華

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捨吏當爲上將軍華爲吏酷暴每不縲紲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將死見黃衫吏齋印而前宣云牒奉處分以華昔日曾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缺行敗其成功謫官園扉伺其脩省旣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疑然委於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今鎮海軍討逆諸臣合爲上將骨未圓實難壯威稜宜易之以得人免塊然而妄處付司追凌華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優恤於是黃衫吏引入有綠冠裳者隔簾語曰今日之來德之不脩也見小吏而失祿竊爲君子惜焉命左右取鉗梃俄頃有緇衣豹袖執斤斧者三人綠裳賜華酒五盃昏然而醉唯聞琢其腦聲絕而華醉醒復止華于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禪補量延半紀仍資十千宣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朝隱屠釣之人也蓋求全身微規小利旣歿之後責受此官位卑職猥殊不快志足下莫歎失其貴骨此事稍大非獨一人命酒與華對酌別飲數盃冥然無所知旣醒宛然在廢牀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儕流賻貲凡十千焉後十五

太平廣記
而卒

出集異記

卷三百七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回

李序

蔡榮

劉元迴

鄭剪

柳澥

馬總

崔龜從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時常久疾兄輒召巫覡于庭中設酒食以樂神
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
綠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徹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
下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
曰陸大夫神來卽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
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

數日回疾愈

出宣室志

○李序

元和四年壽州霍丘縣有李六郎自稱神人御史大夫李序與人言不見其形有王筠者爲之役至霍丘月餘賃宅住更無餘物惟几案繩牀而已有人請事者皆投狀王筠鋪於案側文字溫潤須臾滿紙能書字體分明休咎皆應時河南長孫郢爲鎮遏使初不之信及見實時與來往先是官宅後院空寬夜後或梟鳴狐叫小大爲畏乃命李六郎與疎理遂云諾每行似風雨霎霎之聲須臾聞管絃之聲遣之云更不得來自是後院遂安時御史大夫李湘爲州牧侍御史張宗本爲副使歲餘宗本行縣先知有李序之異而不信乃令長孫郢召之須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於牧守取紙筆而請序曰接對諸公便書可乎

張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筆俄而忽失一管旋見文字滿紙後云御史大夫李序頓首宗本心服歸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來數日云是五嶽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蘄州某於陰道管此郡亦飲酒語聲如女人言詞切要宛暢笑詠常作笑巫詩曰魍魎何曾見頭旋即下神圖他衫子段詐道大王嗔如此極多亦不全記後云暫往蘄州看舍弟到蘄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與長孫郢近姿州人皆請休咎於李序其批判處猶存

出博異志

○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至長未常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乃速爲婦

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從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所在也十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摻者出口房中無丈夫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口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葉榮計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復來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李復首從母夫楊曙為中弁團戶於三異鄉徧聞其事就召榮母問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

出續原
怪錄

○劉元迴

劉元迴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眾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迴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異之面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迴貴成其姦不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為食器可以避毒以為翫用可以辟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為我化十斤將備我所急之器也元迴本術此術規師古錢帛逡巡則謀遜去為師古縻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迴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

必遂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迴則曰秦嶽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則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為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為其首豈真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為仍命元迴就嶽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鑄其外而置之懷其真金以歸為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厨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

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為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登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沈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姦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即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迴辭窮戮之于市

出集異記

○鄭翦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遽使脩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

朝獻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寶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紀仍賜鄭翦緋衣出唐統紀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澥之所爲不覺慄然亦皆將蠻如有所覩澥即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二者所爲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且軍容執鎧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脩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出河東記

馬總

馬總爲天平節度使暇日方脩遠書時術人程居在傍總憑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感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徐起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屏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嚴遂崇闕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日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

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爲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

出集異記

崔龜從

崔龜從長慶三年以大理評事從事河中府一夕夢與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見室內有人當陽儀衛甚盛又一人側坐容飾略同皆隆準肝目榻管視狀若決事者因疾趨及階拜唯而退行及西廟視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之此當是陰府某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皆爲此州刺史無勞閱簿也及出門又見同時從事席地而檇蒲歸寤大異之髣髴在目唯所與同行者夢中顧之其姓名是常所交遊及覺遂忘其人明日入公府話於同舍皆以爲吉

解曰君夢得君而又見檇蒲者蒲也君後當如主公節臨蒲州矣爾後每入祠廟輒思所夢嘗屢謁河瀆及爲華州拜西嶽廟宇神像皆非夢中所見開成中自戶部侍郎出爲宣州去前夢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實州人所嚴奉每歲無貴賤必一祠焉其他祈禱報謝無虛且以故廉使輒備禮祠謁龜從時病至秋乃愈因謁廟及門恍然屏上有畫人抱案而鞠躬乃夢中之吏也入廟所經歷無非昔夢唯無同行者歸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龜從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輒大劇因自診前夢以爲吏所告者吾其終於此乎因心禱之既寐又夢晨起視事如常時將就便室及側門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傳語聞之心悸而毛豎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趨而入視其狀魁岸面黝而加赤不類人色紫

衣黥剝乃敬亭廟中階下土偶人也未及語龜從厲聲言曰我
年得幾許遽應曰得六十幾夢中記其言及覺遂忘其奇載意
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終歟遲明自爲文以祝神其道所以命兒
姪將酒牢廟中以禱先是疾作醫言疾由寒而發服熱藥輒劇
遂求醫於浙西醫沈中遂乘驛而至既切脈直言公之疾熱過
而氣壅當以陽治之藥劑以甘草犀角爲主如其言涉旬而稍
間經月而良已自以爲必神之助又自爲文以祝神因出私俸
脩廟之壞墮加置土偶人寫垣墉之畫繪皆新之大設樂以享
神自舉襟袖以舞

長慶感夢之時絕不爲五木之戲及至江
南方與從事復爲之龜從後入相罷爲少保歸洛天中七年卒
出龜從
自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蔣琛

張遵言

○蔣琛

嘗人蔣琛精熟一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雪溪大湖中流
設網罟以給食常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余
且之網俾免剗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
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湧
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雪溪松江神境會川
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
且久纖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
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貯慙誠由斯而來冀荅萬一能退咫尺以

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鼉魚鱉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感波爲城逼浪爲地闢三門垣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噓氣爲樓臺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柅檣頃刻畢備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雪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覲五絕于茲雖魚鴈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哀腸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敘暄

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

恐神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

宜躬親候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

足以補其尤矣乃有彼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久范

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於江濱春秋設簿祀爲村醪所

困遂爲江公驅來唐突盛筵益增慚慄於是揖讓入門既卽席

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輶闐車馬聲則有綠衣

玄冠者氣貌甚偉驅殿亦百餘旣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

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偃偻而進方卽席

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骨銷未

滅何慘面目更獵其盃盤湘江之孤鳧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

舌酬對相國乎有脫然吾聞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荆洪

鍾之劔不剗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于五湖之上輝煥于萬古之夜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戲譁於綺席恃意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剗腐肉於几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疑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沈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河河源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采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

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抉眼之徒與對曰然屈曰余得朋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珠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浙浙兮波縣縣蘆花萬里兮凝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潮來津亭維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且任波吼

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盃雪溪
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
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嶷幾人
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
獻境會夜宴詩曰浪濶波澄秋氣涼沆沱水殿夜初長自憐休
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九席觥飛白玉灑椒
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
并簡范詩曰珠光龍燿火燿燿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吹淒
極浦朱絃閒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慙無輔佐功雲
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盃右擊盤朗朗
作歌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
砥之爭輝當候門之四闕兮瑾嘉謨之重扉旣瑞器而無庸

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剗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
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子於空今靡羣援可之依血淋
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
芳歇兮江離秋日晼晼兮川雲收棹四起兮悲風幽羈菟汨沒
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于曩昔豈
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
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
兮羅珍羞金卮瓊掌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諂余持盃
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
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鞞鞞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
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
濱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振頽綱分辭皆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

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盃雪溪
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
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嶷幾人
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
獻境會夜宴詩曰浪濶波澄秋氣涼沈沈水殿夜初長自憐休
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几席觥飛白玉灑椒
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行處士獻境會夜宴
并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燿燿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吹淒
極浦朱絃閒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慙無輔佐功雲
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盃右擊盤朗朗
作歌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惠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
風馭之爭輝當候門之四闢兮瑾嘉謨之重扉旣瑞器而無庸

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剗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
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子於空今今靡羣援可之依血淋
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
芳歇兮江離秋日晚晚兮川雲收棹四起兮悲風幽羈菟汨沒
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于曩昔豈
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
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
兮羅珍羞金卮瓊掌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謂余持盃
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
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龜振鬣鬣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
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
濱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振頽綱分辭皆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

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
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
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鳴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
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壘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
國步顛蹶兮吾道邁凶處鷓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
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
粗足展余拂鬱之心曾當靈境之良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
鼓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土
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雲郡城樓早鼓絕洞庭
山寺晨鍾鳴而飄風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
無所見曙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出集
異記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
芻秣見東墻下一物疑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大大如貓
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
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
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
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
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
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
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
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
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辯色問白衣
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蘓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

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緣愛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矣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獍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慄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獍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

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旣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與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

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卽當邀迂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迴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邇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爲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

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三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穀穀而落暝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憤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著仙府之摘官也今君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卽命遵言歸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此轉
興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十

神二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無頗

王錡

馬朝

郟元位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
詣無所愁疾臥于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
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
如是能取其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
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
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

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疆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楣煥燿若布金鈿異香氤

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肌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鸞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

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榦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私其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克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于諸壻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夢檢于幽府云當是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

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其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頗曰唯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笑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卽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出傳奇

王錡

天興丞王錡寶曆中嘗遊隴州道憇于大樹下解鞍籍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勅左右曰屈王丞來引錡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錡坐語良久錡不知所呼每承

言卽徘徊鹵莽紫衣覺之乃曰其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爲王耳錡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爲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駕某爲羣小所御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守吳嶽當時吳山有嶽號衆咸謂某爲王其後嶽職却歸於華山其罰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錡曰其名跡幽沈質性孱懦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顧展風儀何幸遽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錡曰幸甚恬曰久聞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其以此藉手方諧矣錡許諾而寤流

汗霖霖乃市紙萬張以焚之乃太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兇黨八百人

出河東記

馬朝

馬朝者天平軍步卒也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詔鄆師討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與賊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鄆餽食適至軍中會戰有期朝年老啟其將曰長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來日之行乞請自代主將許之及戰鄆師小北而士俊連中重瘡仆於闔場夜久得蘇忽有傳呼語言頗類將吏十數人者且無燭士俊窺之不見但聞按據簿書稱點名姓俄次士俊則呼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訖遂過及遠猶聞其檢閱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歸四更方至營門營吏納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謂其已死及見驚喜卽洗瘡傳藥乃曰汝可飲

少酒粥以求寢也卽出汲水時營中士馬極衆每三二百人則
同一井井乃周圍百步皆爲隊道漸以及泉蓋使衆人得以環
汲也時朝以罌缶汲水引重之際泥滑顛仆於地地中素有折
刀朝心正貫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迴告於同幕者及到則已
絕矣士俊旬日乃愈

出河東記

大宋日之郝元位

河東衙將郝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輦行至沙苑會日暮見
一人長丈餘衣紫佩金容狀豐偉御白馬其馬亦高丈餘導從
近十輩形狀非常執弧矢自南來元位甚驚異立馬避之神人
忽舉鞭西指若有所見其導從輩俱隨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
然無覩及迴視之皆不見矣元位瘁然汗發髀戰心慄不覺墮
馬因病熱肩輿以歸旬餘方愈時河東連帥司空李愿卒

出河東記

夏陽趙尉

馮翊之屬縣夏陽據大河縣東有池館當太和中條烟靄嵐霏
昏旦在望又有漢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縷無隱太和中趙
生者尉于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數輩聯步望月於漢泉
之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泐泐久之吟曰夜月
明皎皎綠波空悠悠趙生方驚其人忽迴望水濱若有所惧遂
入水惟露其首有頃亦沒趙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傍岸數十步
有神祠表其門曰漢水神趙生因入廟見神坐之左右搏埴爲
偶人被綠袍者視其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趙生曰此漢壤
也尚能惑衆非怪而何將用剗其廟有縣吏曰此神廟且能以
風雨助生植苟若毀其屋適足爲邑人之患於是不果墮

出宣室志

盧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黷語俄被疾肩昇以歸色悸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梓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尸其輩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咸異其事

出宣室志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辯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剪強楚而不能免其

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黷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媪而注云烏老及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於胸襟爾漢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

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日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日王卽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旣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生日有之王生日是侮慢其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汚我三尺刃令搦髮者擗之一擗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_{出纂}蹤數日方滅異記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聳轡爭進因而馬蹶頽之馬斃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舍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絳衣

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日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尚仁義設禮樂而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日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荅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日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側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荅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詞憮然歎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捨天下于八百二十載暴秦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國蒙蔽羣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反鄰

於詠諧常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爲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爲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於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已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鼓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訖鼓琴爲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

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

出纂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一

神二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韋騶

○蕭曠

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憇於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鬼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託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

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魂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
因感而賦之覺事不典易其題乃不繆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
酒殺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
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
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
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
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
之精鬼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
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
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
女曰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
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

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
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
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妾也
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
蛤野雞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
能沈于泉信其下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
司空但言俱合終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且人之鼓鑄鍛鍊非
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
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木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
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負重
引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唇吻
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

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虺輩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其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暉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脩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脩之術何異上士脩之形神俱達中士脩之神超形沈下士脩之形神俱墮且當脩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洩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叙語

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冥懷曠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雞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烟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卽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疋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嶽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出傳記

史遂

會昌中小黃門史遂因疾退於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得疾時見一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竟對事壘一竟主身不覺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澹陟藍田山山上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幡云太乙登殿已久罪人畢錄爾何遲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門直北至一官宮門守衛甚嚴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蕭屏間有一吏自內出口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蒼山主錄大夫侍者始則恭恪中間廢墮謫官黃門冀其省悟今大夫復位侍者宜遷付所司准法遂領就一院見一人白鬚髮紫衣左右十數列侍拜訖仰視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爲翰林小吏因問曰少傅何爲至此白怡然曰侍者憶前事耶俄如睡覺神氣頓如舊諸黃門聞其

疾思競訪之是夕居易薨于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蓬萊與

帝謂武宗也有閻浮之因帝于閻浮爲麟德之別言畢而逝人莫曉

也輒其日月當捐館之時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補錄

田布

唐相崔鉉鎮淮南盧耽罷浙西張罷常州俱經維揚謁鉉鉉

因暇日與二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使田布偕至泊

逆旅其亭者鉉甚異之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于都候之

解鉉趣召巫者至乃與神迭拜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答曰布

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焉使布

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鉉矍然曰異哉鉉爲相且夏州

節度奏銀州刺史田鉞犯賊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

赫怒曰賊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

命中書以法論將赤其族翌日鉉從容言於上曰錢賊罪自有
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覲奉史員布
亦成父之命繼以忠孝伏劔而死今若行法以固邊圉未若因
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鉉未嘗一出
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
而見焉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柰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
曰布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耻償之鉉與二客及監軍使
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因言事不驗

梁楫李琪作傳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
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
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廻乃徐

行隨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嶽神迎天官崔
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以上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
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
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見甚喜逡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
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
勅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
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縷
縷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
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困窮之狀迨不
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
若得南山紫神祇卽粗免饑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
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

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頃公事亦畢卽當歸去
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紫霄神似
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
神必不相阻卽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
許之卽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
甚整生因出賀紫霄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
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
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紫霄神
驅殿而去侍御亦發獄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歛如夢覺出訪僕
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廻止別墅其夏渭水泛
溢漂損甚多惟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
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

出錄
異記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至暮
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視事之聲嗚喝
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村爲赤狸虎所食偃聞
之甚惧候庭下靜遂于門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
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
金天曰與二大獸食以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
天曰檢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爲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
命張偃過所食時卽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
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親往廟

謝之

出聞
奇錄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於東閩學孤林法淫其親表婦女事發繫獄每日供具飲食悉是孤林法神爲致之獄吏怪而謂其神曰神既靈異何不爲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遠害方便濟人既違戒誓豈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火之功竟答殺之

出錄異記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南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駉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鬼神避之撒

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卽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鈎緝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出甘澤謠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一

女與汝為親精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粧梳少頃即來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為舞者村人醉言無識少頃即天明忽聞門外馬嘶鳴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見一胡神紫衣多鬚身長丈餘首出牆頭喚曰娘子可發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於室中仆倒而卒

出原
化記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雋州雋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為一小虵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媪不言其後

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虵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為巨秋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虵俱失因改為陷河縣曰虵為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憇于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伏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迴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

出
氏見

睿宗儒

黔南軍校姓寒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鄰宣父廟
家每食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道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
將未獲惡忽夢一人冠服若玉者謂曰吾則仲尼也媿君每傾
心於吾吾當助若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無
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
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
農卿賜養復多數年卒官出南楚新聞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其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來請
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
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關僖宗幸蜀滑將赴行
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某

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

出北夢瑣言

柳晦

柳晦河東人少有文學始以廕補咸通末官至拾遺因上疏不
納乃去官廬於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於宣陽里忽遇一人
求食晦與之此人但三喫而已晦怪而問之答曰吾陰府掌事
者蒙君設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當為相言訖不見晦未之
信也及黃巢犯闕求能檄者或薦晦巢乃馳騎迎之逼使為檄
檄達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棄遺何訕謗之
甚耶賊平議不赦巢命晦為中書舍人尋授偽相出補錄記傳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於嶺外侍從北歸舟於青
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頽香火不續山

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
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為天王所責自云我
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為見侮俄而驚覺風浪暴起殆
欲沉溺遽起悔過令撤詩板然後方定出山甫自序

余朱氏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荆益羅塘之壩有白
馬神祠余未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愧子頻
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
當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
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余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
德尚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
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卽位出南楚新

聞

李仲呂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為政明練吏不敢欺遇
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于縣二十里魯山堯祠
以所乘烏馬及騮人張翰為獻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乎澤
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于東壁出三水小續

○新昌坊民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
祈請輻湊有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
能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
寺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之狀持筋類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
咀嚼堅韌力食表丈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

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曰能引其半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

出唐闕史

裴氏子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爲滻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且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抱致於箱笥之中庶以蒐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

出北夢瑣言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

焉低鬟嚙哦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持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觀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旣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愴恍不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醜罕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滋電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

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輶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闔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責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牘

徐煥

戈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濬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為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賚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為立祠河上當保佑斯民言許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葛谿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為贈仍剗神前柱并匣寘之外設小廡加禱鑄焉乾符戊戌歲太理少卿徐煥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霖東道泥濘

歷嶠函度東周由許蔡畧無霽日既渡長淮宿于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時有無賴者以廟劔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氣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卒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擒其首解其劔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出三水小牘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圍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千者忽請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义為此地生弘信怒曰欲危

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暮歲果有軍變推
弘信為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
加至太尉臨淮王出北夢

李曉

唐乾寧中劉昌美為夔州刺史屬夏潦淡漲湍險里俗云豔瀕
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以候之學士李曉挈家自
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曉忽遽而行俄而舟
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媪一人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
永安鹽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
著窄白衫青袴執鐵蒺藜問曉行程自云迎候及乳媪既蘇亦
言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叅賀又聞
云此行無乳媪名遂送出水出北夢 太平廣記三百十二卷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楊鑣

張璟

崔從事

劉山甫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永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楊鑣

唐楊鑣相國收之子少年為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鑣悅神像
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
麗詰鑣呼為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迴橈以成禮

也故來奉迎鑣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揚郎先自發言為我輩立恐不利於君鑣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鑣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

出北夢瑣言

張璟

盧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至衡州大嗥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神所責璟以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為理之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嶽神許之廟神喜以白金十餅為贈劉山甫與校書郎廖

鳴親見璟說其事甚詳

出北夢瑣言

崔從事

福建崔從事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魚中途復患疔疾求藥無所途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彛為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並不衝圯李宅

出北夢瑣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

靈怪俱見山南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

出北夢瑣言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為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卽路兩軍稍不相

能比至五昌一隙大

名御剋日將決戰祭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

戍樓去其稊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彊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無御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盼嚮告人乎

出稽神錄

李玟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玟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為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玟時宿於灄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縹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

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緘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為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為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顯也聞者皆懼其秘之不旬日而聞顯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玫瑰復謂緘然曰向坐中有客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日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親見之

出稽神錄

趙瑜

明經趙瑜舉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為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

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已豆丸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

出稽神錄

關承湍妻

青城縣岷江暴漲漂墊民居縣民關承湍妻計氏有孩提子在懷抱乃上木櫃為駭浪推漾大江唯見赤幘佩刀者泊朱芟乘簡者安存之令洎縣漑植乃隨流泛泛至縣漑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無恙

出北夢瑣言

李水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陽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出錄異記

鄭君雄

鄭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數千人在水東灞內旗幟交甲人物喧鬧與軍行無異不敢詰問警備而已未曉密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者問之曰江空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復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踪跡一一可驗焉出錄異記

鍾離王

遂州東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幘立於道左語村人曰我鍾離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損今像沂流而止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本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禱祈皆驗或云初見時如道士狀出錄異記

盤古祠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多為歐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明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狄橋編路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脫下有

狄仁傑祠

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為魏州刺史有

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
醴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具
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莊宗旣霸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之
下夜分卽醒見有人於堂陛下磬折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
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
此人曰諾請往白之遂去少頃復至則曰已移命於鎮州矣語
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鎮州至於攻下兩軍所殺甚衆焉

堂閑

葛氏婦

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
者巫云天齊王之愛

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

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

侯王卽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

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嘗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
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
病心痛踣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悸卽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
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
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
至婦則先欠伸呵噫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卽起入帷中侍者屬
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遂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
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出玉堂閑話

○馬希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
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
聞堂前誼譏連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

首已碎令親信與上以帛蒙首翌日發表以弟希範嗣位先是
大將周逵自南嶽廻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
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時而卒

出北夢
瑣言

龐式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肄業于嵩陽觀之側臨水結菴以居一
日晨往前村未返菴內唯薛生東郡人也少年純慤師事於式
晨興就澗水盥漱畢見菴之東南林內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
縫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語音清響目光射人香聞十餘
步薛生驚異遍拜之問薛曰爾何人生具以對又問爾能隨吾
去否薛辭以父母年老期之異日又曰爾既不去吾當書爾之
背誌之遂令肉袒唯覺其背上如風之吹書畢却入林中並失
其處斯須龐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見朱書字一行字體雜以篆

籀唯兩字稍若官體貴人字餘皆不別薛生又以手捫之數字
掣破色鮮如血數日香尚不銷後龐式登第除樂鄉縣令爲叛
帥安從進所殺薛氏子尋歸滑臺殂於家

出玉堂
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十三 終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清泰主

僕射陂

李泳子

譙又俊

劉峭

袁州老父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鉞

郭厚

潯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皞

崔鍊師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為太原將帥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

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福邪爾後二主
送享大位出北夢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
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于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
女填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
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
得無數兵為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
幟初未之信以為祇言果旬月之間擊敗胡虜及使迴過其陂
使僕者下路訪于草際存者尚多出玉堂閒話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郫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

泳憐其形相貌異狀歸哺養為子六七年能書善譚笑父母鍾
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
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後
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
日因侍立泳欵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
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
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
人為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
父母亦為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
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出野人閒話

譙又俊

羅江縣道士譙又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為

杖直晝歸陽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
為惡者追生魂答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
及里人被答者明且往視之皆驗然恒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
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者盡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
得免又俊依此虔告忽爾太山府君却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
道攻易年八十餘

出野人
閒話

劉峭

辛酉歲金水主簿劉峭因游雲頂山觀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
朱衣據鞍峭訝之詰於山主昭訥昭訥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
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
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為
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

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

出撒
誠錄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為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
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至徧及從者
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
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為君隱仰山神也父悚
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
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
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出稽
神錄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
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

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
畏婦人竟上船問有好髮髯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
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
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烏爪也持髯而去舟乃達廷禹又
言其諸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晚望
及還船失其兒徧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
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
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
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而愈出稽神錄

僧德秋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
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累得痼疾

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
分必死俄有一人訃訃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
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唯二
卒在焉某即彊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
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困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
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
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出稽神錄

司馬正彛

司馬正彛者始為小吏行漂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饑渴甚意
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為設飲食甚豐
潔正彛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臙脂宜以為惠正彛許諾至
建業遇其所知往漂水因市粉脂遺之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二十四
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為漂水令相傳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審出稽神錄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醫竟小偏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黃魯

徐三誨為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俚人年少頗白晳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

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屨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既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為壻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出稽神錄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出稽神錄

張鋌

張鋌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為彭澤令始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為野禽群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惡之使巫祈于神曰所為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邪爾三日中當盡逐眾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鷄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

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出稽神錄

李宗為舒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井中文有脫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文有脫王寇犯闕天下亂僧輩利吾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為我白李公幸矣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宗翌日親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為具衣衾棺槨設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復什地鬼如曰為我謝李公幽魂處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為土地之神配食於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錄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為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出稽神錄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其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眾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一十四 五百六十九
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
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濕神錄

○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
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
門吾將暫憇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
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
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檝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
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
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
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圍外顧

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
歐陽進邏巡夜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
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祆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
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為煨燼
而王氏獨免出稽神錄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
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
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出稽神錄

劉皞

漢宗正卿劉皞忽夢一人手執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
乃詰之仍希閱已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為司徒宗正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二十四 七百九十三
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為王府官職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意其曾夢為齊王判官恐是大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俟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郵亭

崔練師

晉州女道士崔練師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日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練師處租來官司召練師并繫之太守樂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練師我之姪女何罪而繫之夢覺召練師以夢中之言告之練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

兒復活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練師入京仍擇道士往晉州紫

極宮修齋焉

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

濫祠附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梨山廟

吳廷瑫

淫祠

餘光祠

鮑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

缺

畫琵琶

壁山神

梨山廟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為建州刺史後卒于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

晉安吳新鑄一劔甚利將行攜劔鑄于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
劔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已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
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卽
以此劔自刎而死出稽神錄

吳延瑀

廣陵豆倉官吳延瑀者其弟旣冠將爲求婦鄰有媒姬素受吳
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
之東南宅甚雄壯姬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
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知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
云是縣君之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姬曰聞君謂吳家求婚吾
欲以此女事之姬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邪女因
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旣大事託善人間吳氏子孝謹

可事豈求高門邪姬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瑀異之未敢言數
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姬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
延瑀之妻卽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瑀
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節少未必
歡也其女卽言曰夫妻皆繁前定義如有合豈老少邪瑀妻聳
然不敢復言女卽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
至暮邀鄰姬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姬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
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
金二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卽命掘之深尺餘卽見
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
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
聞豕有如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地所嚙也姬曰

蛇豕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
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媼别忽召
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媼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
虛而去媼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
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媼在此固辭得
還媼歸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媼云縣君疾亟及往其
母已卒因媼至塋塋于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
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為淮北一武之妻誓
視之既塋復厚贈媼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亦竟不成媼歸訪
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
居竟不得其是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于建業亦竟無恙

出稽
神錄

淫祠

○餘光祠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醉迷於天曉
內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焚其館宇至
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為神光于此立
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

出拾
遺記

○鮒父廟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攜生鮒
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村民見之以魚鮒非樹中之物咸神
之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為鮒父廟有禱請及穢
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鮒臠食之其神遂絕

敬叔
異苑

鮑君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且以捕麀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麀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且中而去本主來於且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鍾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祠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聞其故人具爲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

出抱朴子

張助

南頓人張助者耕於田中種禾見一李核意欲持歸乃掘取之以濕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其後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

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其目偶愈便殺豚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然互來請福其下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所去

出風俗通

著餌石人

又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齎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鷄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

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壤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賣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

出抱朴子

豫章樹

唐洪州有豫章樹從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索女婦或索猪羊有胡超師云隱於白鶴山中時遊洪府見猪羊婦女遮列訴稱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將焚之猶驚懼其樹上有鸛雀窠數十欲燒前二日鸛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邊居室櫛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大風起吹焰直上旁無損害遂奏其地置觀焉

狄仁傑檄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劔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隳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鹿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大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

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
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北魂極豈合虛承廟
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
室使蕙帷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掇到如律令出
典掌
故集

飛布山廟缺

畫琵琶

泊船書生因上山間步入林數十步上有一坡見僧房院開中
有牀牀塌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筆於房門
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
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
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便到楊家入吳經年乃聞人說
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書生心疑之因還江西時令
船人泊船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幡花香爐
書生取水洗之盡僧亦未歸書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
夜已歸覺失琵琶以告鄰人大集相與悲歎書生故問具言前
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畫之因由及
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靈聖亦絕耳出原
化記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為州縣官苦於調選乃剝削為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何得僭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爾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來蔬食由是存之軍州驚愕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恙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五終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克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王結氣死墓間門外三年重詰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

何玉左傾死頭行歌曰白石山長羅志欲從君讒言
 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
 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
 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戲歔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
 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憊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
 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
 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
 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
 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
 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
 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
 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詭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

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王已死故齋
 牲幣請冢畢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
 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出錄異傳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
 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諸子以次教誡
 兒等悲哀不能自勝及慰勉之曰四時之運猶有始終人修短
 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章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惟
 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
 筆作書辭義滿紙投地遂絕出列異傳

鮮于冀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

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造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造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尚小節畝壟之人而路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猥鄙有辱天官易譏負秉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弭幽中之訟

出水經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於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麋中之麋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麋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襪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

君不以僕門鄙邇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歔無復辭免便救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旣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旣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救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襪衣與充相問曰始後後始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旣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碗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

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惟霜萎榮耀長幽滅
 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向得重會時充取兒梳及詩忽然
 見不充後乘車入市賣梳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
 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
 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丈夫
 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可說得梳本末充以事對
 此兒亦為悲咽齋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
 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
 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罷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
 後植字幹有名天下出搜神記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敷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大

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自言我與人不同勿以火
 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為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
 其寢後盜照視之其罾已上生肉如人罾下但有枯骨婦覺遂
 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
 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未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借
 活者驅我去方遣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
 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
 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
 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
 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
 衣以為主婿表其兒以為侍中出列異傳

陳蕃

陳蕃徵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父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相告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客曰為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亡沒

出幽明錄

劉照

劉照建安中為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菱菱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去兒見鎖感動不能自勝

出錄異傳

張漢直

陳國張漢直至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為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二量不借掛屋後楮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券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歸寧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兄弟推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相隨漢直顧見家人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良以為鬼也恠况有間漢直乃前為父說其本末如此得祆物之為

出風俗通

范丹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為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為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

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為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

神記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還

出搜神記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慶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

出已二年餘家皆恠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

出法苑珠林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
至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
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
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
女近亡葬於郭外爾山靈
怪集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吳祥

周翁仲

田疇

文穎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鄭奇

鍾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彥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陳仙

胡熙

魯肅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
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
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

貧陋為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
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鷄鳴祥去二情相戀
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巾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瀑
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出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為太尉掾婦產男及為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
署為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
俱侍祠主簿事訖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蠶髻而踞
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廂不進不知
何故翁仲因持劔上堂謂嫗曰汝何故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
言兒體貌聲氣喜學似我老翁欲死作為狂語翁仲具告之祠
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嫗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愛實

以女易屠者之男界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
已嫁賣甃者妻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見風俗通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
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悲吟疇臥於
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
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進酒
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
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
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出王

拾遺記

文類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
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
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
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卽寤訪諸左
右曰夢爲虛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
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
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
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荅
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
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
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
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

之而去

出搜神記

○王樊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其冢見樊與人檮蒲以酒賜盜者
盜者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門自云
我王樊之使今有發冢者以酒墨其脣訖旦至可以驗而擒之
盜旣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所言

出獨異記

○秦巨伯

瑯琊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
之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頸着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
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
孫孫驚慌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
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

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坵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殺之

神記

宗岱

宗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無能屈者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之談甚久岱理未屈辭或未暢書生輒為申之次及無鬼論便苦難岱理欲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鬣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

出雜語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多死亡或亡髮失精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奇曰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腰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出風俗通

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寮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間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慙懃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冢棺中一婦人形體如

生白練衫丹繡襖襠傷一髀以襠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出幽明錄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於邊
悉飲果魚酒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
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

嵇康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
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
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
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
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

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
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
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
神悟恍若甦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
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
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過於今夕可以
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出靈志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
人唯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
無敢言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來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斂
既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

乃取虎伏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
 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彦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
 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彦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
 隆隆有聲彦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彦思
 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彦思復道吾
 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
 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為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
 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
 不知所在出搜神記

沈季

吳興沈季吳大紀二年為豫章太守白日於廳上見一人著黃
 巾練衣自稱汝南平與許子將來改葬倏然不見季求其喪不

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記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侯有寶庫千間竺
 性能振生死家馬廐屋側有古冢中有伏尸竺夜尋其泣聲忽
 見一婦人袒背而來云昔漢末為赤眉所發扣棺見剥今袒肉
 在地垂二百餘年就將軍求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即令為
 石槨瓦棺設祭既畢以青布裙衫置於冢上經一年行於路曲
 忽見前婦人墓所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問竺曰將非龍怪
 耶竺乃疑此異乃問其冢童云時見青蘆杖自然出入於門疑
 其神也不敢言竺為性多忌信厭術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
 故家童不言竺貲貨如丘山不可算記內以方諸為具及大珠
 如卵散滿於庭故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見有青衣

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測愍枯骨
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
宜自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內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
十分得一皆是陽燄得旱爍自能燒物也火盛之時見數十青
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
之類以禳災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鸛鵠數千頭養於
池渠之中厭火也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竺懼為身
之患時三國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黃食
一億斤錦綺繡羅積如丘山驥馬千匹及蜀破後無所有飲
恨而終山王于年拾遺記

王弼

王弼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

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
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癘而卒

陳仙

吳時陳仙以商賈為事驅驢行忽過一空宅廣廈朱門都不見
人仙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災便有一人
逕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籠月曖昧見其面上靨深
目無瞳子唇褰齒露手執黃絲仙即奔走後村具說事狀父老
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金高墳深塚出幽明錄

胡熙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歛有身女
亦不自覺熙父信嚴而有法乃十熙妻丁氏殺之歛有鬼語腹
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毋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

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於左
右及長大言語亦如人熙妻別為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
熙妻視之在丹帷裏前後釘金釵好手臂善彈琴時問姥及母
所嗜欲為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
中不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即於旁怒曰就母戲
耳乃罵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於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
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妻乃設饌祝
請之有頃而止出錄異傳

○魯肅

孫權病巫啟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
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七 終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桓回

周子長

荀澤

桓軌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邵公

吳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沖

○陸機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

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逆旅姬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有山陽王家冢耳。」機往視之，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異苑

趙伯倫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猪豕為禱及祭，但狔有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髮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楫，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出幽明錄

朱彥

永嘉朱彥居永寧，披荒立舍，便聞絃管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大呼殺其火。彥素膽勇，不以為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出異苑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劉聰建元三年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是樂工成，憑今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為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為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上。出異苑

周子長

周子長居武昌五大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中，穡家去五大數里，合暮還。五大未達，先是空岡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庶子經，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

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聲而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匄云將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長尚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鬼謂捉者曰放為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長復為後者曰寺中正有禿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逢禿時面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出靈鬼志

荀澤

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媿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我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為之今上官責我數豆粒致令劬不復堪經少時而絕出異苑

桓軌

桓軌太原中為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軌之郡墮瀕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甦還好哀至軌有一黑鳥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瘡從便便不得復哭出異苑

朱子之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為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暖出齊諧記

楊羨

孝武帝太元末吳縣楊羨有一物以猴人面有髮羨每食鬼恒奪之次婦在機織羨提刀殺鬼鬼走向機婦形變為鬼羨因斫

之見鬼跳出撫掌大笑鬼去美始悟視婦成十餘段婦妊身殆
六月腹內兒髮已生美惋痛而死

出廣古今
五行記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
舉杯與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
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遂不服藥而歿

出述
異記

張禹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
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
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
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從禹曰自有館唯須飲耳女救取鑪與
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

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獻款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
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七
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兄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
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
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
君手刃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
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
貴莅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
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
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
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絲以報禹

出志
怪

邵公

邵公者患瘡經年不差後獨在墅居痞作之際見有數小兒持
公手足公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鸝其餘皆走仍縛
以還家懸於窻將殺食之及曙失鸝所在而瘡遂愈于時有患
瘡者但呼邵公卽差出錄異傳

吳士季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瘡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
瘡鬼焉旣而去廟二十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
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旣而瘡疾
遂愈出錄異傳

周子文

元帝末譙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少時獵射
常入山射獵伴侶相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捉弓箭箭

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諾
此人牽弓滿向子文便伏不能復動遂不見此人獵伴尋求子
文都不能語輿還家數日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恭伯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爲東宮舍人求假
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
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
褥香囊爲餽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
惠基亡女靈前失錦褥及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
船獲之恭伯懼因述其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
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壻之禮其女名稚華年
十六而卒出邢子才山阿別記

李經

桂陽人李經與朱平脫帶戟逐焉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為必傷汝手乎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屹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

出幽明錄

謝邈之

謝邈之為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風雨前部伍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獻款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

耳將曉覽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其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塚號咷不復嫁

出幽明錄異傳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毋死俗巫誡之云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人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毋在板上有

出稽神錄

司馬恬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

太平廣記 卷三百一十八 四百九
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乃知交廟為立
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四匝
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得解出幽明錄

阮德如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
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懼果然鬼
赧而退出幽明錄

○陳慶孫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冬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
烏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
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
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主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

當殺汝又不與至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為人心正方受大
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
幹見君婦兒終期為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
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嵇穎聲出幽明錄

甄冲

甄冲字叔讓中山人為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
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
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
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
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
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
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

伯乘馬轡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
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
屋舒薦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瑇瑁為手巾
籠捉白塵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
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瑠璃社公謂甄曰僕
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
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
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
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譏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上以死
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班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
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
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帳上藤中坐所迎車
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憤向之揖於此便往不得前甄停
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憤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歸
病遂亡

出幽
明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前

張子長

桓道愍

周臨賀

胡茂廻

阮瞻

臨湘令

顧氏

江州錄事

陳素

胡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戎

王仲文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塋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

夫妻寢息衣皆有滲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廡中見此女一隻履在于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惟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法

苑珠林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其臥言語往還陳叙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荷極人神道

殊各有司屬自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向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時積出法苑珠林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面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屎及餘

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出法苑珠林

胡茂廻

晉淮南胡茂廻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茂廻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廻於是精誠奉佛出法苑珠林

○阮瞻

阮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温聊諸名理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者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死出幽真錄

臨湘令

隆安初陳郡殷氏為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跛上屋猶垂脚至地殷入便來命之每搖屏風動窻戶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恒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為罵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喞偏成殘廢人出幽真錄

顧氏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旦至晡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豁如霧除顧歸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燃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於鴻毛開晨失所在出幽真錄

江州錄事

晉桓豹奴為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元年十三
遇病死埋著家東羣冢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
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
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甕酒與之俄頃失去兩甕皆空始聞
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
之大驚出幽明錄

陳素

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
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夫
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
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

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群小人來座所食
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
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出幽明錄

胡章

鄒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喜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刃戲其
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檝忽見雙來
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即去今何
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錄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為南中郎軍
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
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

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髮頭未竟卽復剃如前夕其
日暮目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
素美髮五載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
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是
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
改葬卽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
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敕兒韶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
者書與生者異勉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卽喚節爲書曰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卽上樂哉萬
世之墓也北昔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
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志十日便速改葬在軍
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
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
中牟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
旣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飲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因言
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十商今見在爲修文郎修
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
生韶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
體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不死之去
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以墳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
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弟曰
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君顧念否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有壽
命否韶曰各有節曰節等壽命君知之否曰知不可語卿也節

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劉孔才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為徒
衆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
導誰也韶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卿節曰能
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自無
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
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
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韶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趙麟
舒短小是韶婦兄弟也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韶為之少
住韶去節見門故開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為修文郎
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捉覺之乃別自是遂絕

夏侯愷

夏侯愷字萬仁病亡愷家宗人兒狗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

馬及其弟阮公將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長子統向
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大爭爾乃得解語訖閤門忽有光明
如書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牀悲笑如生
時聲訖便切齒作聲音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袒衫見縛賴我
遣人救之得解將數十人大者在外小行隨愷阮牽牀離壁愷
見語阮何取牀又說家無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與
共居爾許年而作此語也諸鬼中當有一人達阮問誰愷曰兒
輩意不足悅也呼見孫兒云少者氣弱勿令近我又說大女有
相勿輒嫁之愷問阮欲見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願見
也愷曰數欲見父而禁限未得見又說我本未應死尚有九年
官記室缺總召十人不識書不中皆得出我書中遂逼留補缺

出王隱
晉書

劉他

劉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來在劉家初因閭髮髯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為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為卿罵之即開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紛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為樂吉大慙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向夜令作糜著於几上以盆覆之後聞鬼外來發盆取糜既吃擲破甌出去須臾聞在屋頭吐實怒非常便捧打窻戶劉先以防備與聞亦不敢入戶至四更中然後遂絕搜神記

王戎

安豐侯王戎嘗赴人家殯歛主人治棺未竟者悉廳事上安豐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燕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身故來相從然當贈君一言凡人家殯殮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打棺牆上有一親趣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悉見鬼亦持斧而出續搜神記

王仲文

王仲文為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應歸道經木澤見後

有一白狗仲文甚愛之欲便取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齒嚼舌甚有憎惡欲擊之或却或欲上車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車佐奴共又打亦不禁並力盡不能復打於是捨走告人家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便不知所在月餘日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蔡謨

姚元起

閻勣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招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蔡謨

蔡謨徵為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並離啼哭不解所為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出靈異志

一說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迴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出幽明錄

姚元起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恒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覺瘦父母問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逕出下部如此數過云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移避

出靈志

閻勣

吳興武唐閻勣凌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鳥憤吏逕將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勣柩二吏緮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菽又令捉柩船二吏緮挽始前至嘉樂故家謂勣曰我須遇一處留汝在後慎勿復走若有飲食自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勣上見高門瓦屋歡醺盈堂仍令勣行酒并賜炙啖天將曉二吏云而見去汝且停頃之但見高墳森木勣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

出靈志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見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

崇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伐適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他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說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

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出法苑珠林

索遜

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閣發迴河行數里有人寄索載云我家在韓塚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塚此人便去遜二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運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徑入諸塚間遜疑非人便竊尋看此經塚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塚呼曰載公有出者應此人說我向載人船來不為其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無所苦我試之耳遜聞此即還船須

夷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筥長二丈許逕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今日要當打壞奴甘羅忽然失却於是遂進出續搜神記

馮述

上黨馮述晉元熙中為相府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焉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楫何由得過君正欲見殺耳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腳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逕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出續搜神記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為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為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塚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暝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先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叙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出稽明錄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

叙平生云天曹許以甦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救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兒同觀鄉間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為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鏡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為卒同在地獄此等命困劇理盡安能為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出幽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然惟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獻歎母曰汝

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蕭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錄

○王凝之

晉左軍鄒瑯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金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金有罪適宜為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為求請出幽錄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嘗殺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眾中吏擒得官長深矜孝節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二十一
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為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

出幽明錄

桓恭

桓恭為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陷冗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光以鮭飯投冗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役以來七百餘年後絕嗣滅蒸嘗莫寄君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為寧州刺史後果如言

明錄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搏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為父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為凶要為君作吉後鬼恒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君小差為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甦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

出幽明錄

劉澄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管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把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咄

劉道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興不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迺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閣中以或刺鬼而往便逐人無知者明曰吳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死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祖大笑出幽

錄明

趙吉

鄴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戲耳出幽

司馬隆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為人所發棺柩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郡司馬隆弟進及東安王箱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為車隆等死亡喪破皆由此也出幽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一

丁亥朔吉由北

詰子海云蘇

稟蘇命以軒

日規橋志

東臨餘志

信滿



